

丁力

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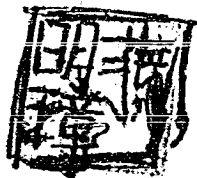
唐  
物  
記  
譯



大時代  
書局出版

本書提供下列諸題的答案：

- 一 邱吉爾何以成爲德國天字第一號公敵？
- 二 他的軍閥頭銜是從那裏得來的？
- 三 何以他在二十年前就惴惴不安於德國？
- 四 他如何加入保守黨又脫離而入自由黨？
- 五 他爲什麼與鮑爾溫衝突再退出自由黨？
- 六 他對上次大戰盡了一些什麼力？
- 七 他如何與戈培爾博士作唇槍舌戰？
- 八 他用什麼方法應付德國的潛艇攻擊？



WINSTON CHURCHILL

*by*

WILLIAM BUCHAN

爾 吉 邱

版 出 局 書 代 時 女

# 目次

一 早年生活·····	一
二 軍校軼事·····	三
三 古巴歲月·····	七
四 與親王同餐·····	八
五 印度長征·····	一〇
六 蘇丹之戰·····	一五
七 南非之役·····	一七
八 初期的閣員生活·····	二四
九 大戰第一號·····	二七
一〇 對海戰的貢獻·····	三八

一一	停戰之後·····	四四
一二	他的性格·····	四六
一三	他的演說·····	五二
一四	在野時代·····	五七
一五	戰爭襲來·····	六七
附錄	邱吉爾內閣閣員名單·····	八七

溫斯東·斯賓塞·邱吉爾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照納粹的宣傳是現代最可惡的政客，生於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愛爾蘭提供這個孩子最初的印象。他的父親蘭道爾夫·邱吉爾 (Randolph Churchill) 勳爵——後來成爲當時最著名的政客之一——被任爲其父馬爾郡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的祕書，這位公爵在一八七六年成爲愛爾蘭的太守。當時愛爾蘭的政治波瀾迭起，這種情形差不多永遠是如此。但是生長在太守威權庇蔭之下的這個孩子，當然生活不受粗俗習氣所染。他生於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安居樂業的時代；愛爾蘭政治雖然嚴重多事，對於英國體面與安樂的堅固外表，不過是小小幾條裂縫而已。

溫斯東少年時代最可畏的人物是他的女傭，她待他非常之嚴厲。認字母和後來認單字，對他顯然並不怎樣難，可是「數字」卻是他一生最頭痛的東西。無論這位講解詳盡

的女教師如何費力，數學總是他所厭惡的功課。

同時，英國發生了一次政治暴動，結果格蘭斯東（Gladstone）先生又復職爲威士敏士達主人，孩子的祖父當然失了職位。

但是年青的溫斯東前途，怒吼着更嚴重的事情——他得去上學了，上一所寄宿學校。這是上等階級的一種習慣，目的在於養成年紀很小的子弟將來適於入伊頓。那裏的生活顯然對他很苦惱，校長先生頭腦裏，認定教育方針應取嚴格。鞭打是常用的手段，孩子們常川生活於恐怖狀態中。這種鞭打，「其嚴酷猶甚於內政部所辦感化院中的刑罰。……一個月兩三次，全校學生在圖書館中排隊集合，一兩個違反校規的學生，由兩個班長拖到鄰室，在那裏鞭打得皮破血流，其餘學生坐着發抖，傾聽他們的叫喊」。

年青的溫斯東從這些猙獰的現實逃到想像世界。他讀得很多，但老是留在他一班的末尾。「我不用理智、想像、或興趣的地方，我就不願或不能學習」。

## 二 軍校軼事

兩年以後這個孩子患了重病，他從這所預科學校遷到不列頓一個地方，由兩位女子加以看護。他在這裏的生活要快樂得多，雖然受了肺炎的襲擊，康健卻大為進步。

十二歲時，溫斯東·邱吉爾入哈羅公學。他的入學考試成績完全不行；真的，他的考拉丁文問題的答卷上，除了一個名字和括弧裏一個「1」字外，什麼都沒有，也許表示他的確想用心思回答那個問題而時間到了。

從那種開始中，可以看出他在哈羅後來的學業。學校裏有一個競賽，全校學生都可參加，凡是能背誦麥考萊的一千二百行「古羅馬頌」而不錯一字者可得獎；溫斯東除了得過這個獎以外，他的學業成績很劣。但他在年紀還比較青的時候，居然不費多大困難考取了陸軍初試。他似乎將從事戎馬事業，當時孩子以為他的父親「看出了我的軍事天才。但後來我才知道他不過認定我的聰明不够讀法律」。他在哈羅的大部份時間費於準



備桑特赫斯德的入學考試。但拉丁文依舊爲他所頭痛。但他終於克服了難關：替一個拉丁文出類拔萃的六年級生做英文相交換。

投考三次以後，年青的邱吉爾終於入了桑特赫斯德。在這裏，他從前很差的成績，倒對他並沒有多大不利，因爲他已有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和興奮的軍事研究、兵操、運動、和騎馬佔據了他的時間。

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親，當時似乎對兒子採取遠離的態度。「……如果我稍稍表示一些親熱，他就立刻反對；當我某次要想幫助他的私人祕書爲他寫幾封信時，他給我一個不理」。

桑特赫斯德對這個青年刻下很深的印象。軍事生活和軍事思想成爲他的第二天性。他讀了許多戰略、戰術、以及一般軍事問題的書籍。但這個時期他在陸軍大學中最感興趣的生活面卻是他對英國自由的過分熱誠。

一八九四年時，有一位奧密斯頓·昌德夫人，以從「昇平歡樂的九十年代」中尋歡樂爲己任。她把帝國戲院的散步場作爲她的攻讞目標，這種散步場她認爲是罪惡的淵藪，

英國大多數的公民並不與她同感；這大多數人包括桑特赫斯德陸軍大學的學生，他們的確常在星期六晚上到帝國戲院的散步場上出現。但是昌德夫人的運動居然達到這樣的地步：得以在使她非常憂慮的散步場與柵欄之間加滿帆布的幕。但是這些莊重的象徵，並不在那裏留得多久。祇存在到第一個星期六晚上，就被暴衆所撕毀。請讀邱吉爾所描寫的當時情景和他的參加：——

「全體羣衆約有兩三百人，他們都興奮而憤怒。他們奔到這些脆弱的障礙物把它們撕得粉碎。當局毫無辦法。在柵欄的爆裂聲和帆布的撕碎聲之中，障礙物消滅了，而柵欄又與他們所圍禁的散步場相連接。

「在這些有點兒非處女的環境中，我現在作我的第一次處女演說。我躍登在垃圾堆上，露出一半身子向洶湧的羣衆演說。我當時說些什麼話，未曾保留正確的紀錄。但這些話並未被等閑視之，此後我還聽到過人家又說了好幾次。我直接訴之情操，甚至訴之熱情，結尾說，「諸位已經看到我們今晚撕下了這些障礙物；現在要看諸位打倒負下次再立障礙物的人了。」這幾句話博得了瘋狂的鼓掌，我們擁到廣場中，揮動木頭和帆布

的碎片，當做戰利品的記號，或象徵。」

溫斯東·邱吉爾便如此第一次公然踏入了政治。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輿論，但幸而因為溫斯東是桑特赫斯德的學生，所以他的參加未嘗受人多大的注意。

他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離開桑特赫斯德時，已經相當著名。但不久他的父親蘭道爾夫·邱吉爾勳爵逝世了。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政客又殞了一個。小溫斯東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但他有一個偉大的朋友和幫手，那便是他的母親。沒有一個踏入生活之門的青年，能够希望有個更好的朋友了。蘭道爾夫夫人年青而有聲望。凡是值得結識的人，她都認識，她在社交界的地位，給她很大的影響。兩人「相輔爲用，與其說像母子，毋寧說像姊弟」。

一八九五年三月，這位年青的軍官，被編入第四路驃騎兵。他的生活是種愉快而奮發的生活。大部份時間化於馬背上，而他也熟諳騎兵的戰術，以及那種有聲有色的作戰方式，這種作戰方式現在不幸授位於機械化的冷靜的、灰色的效能。

## 三 古巴歲月

但在當時英國，沒有一個人認為大規模的戰爭是可能的，相信英國會牽入大陸戰爭的人更少。結果之一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商人怡然自樂，以為英國現在擁有為鞏固其世界第一等金權國所必需的永久和平；但是英國陸軍的官兵卻不滿於做漂亮制服的衣架，僅為不列顛帝國加上一些聲色。他們要想行動，但行動不易得到。克里米戰爭和印度叛變已成為回憶；甚至八十年代的阿富汗和埃及之戰也開始被編入歷史書上指定的地位。一個見過實地作戰世面的青年軍官，到處都受歡迎；他有威聲，他在女性目光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女主人樂於邀請他參加晚宴。但是這種青年難於找到。

年青的邱吉爾顯然厭倦於承平時代的軍職。他的目光不斷地掃射地圖，最後注定於古巴。不錯，古巴真有戰爭——西班牙人與古巴叛軍的游擊戰爭。據說戰爭已將入一新階段。馬諦納·甘坡斯元帥(Marshal Martinez Campos)——摩爾人的鐵鏈——曾被派

遣到古巴以壯聲色，他帶領着八萬大軍。在這些承平時代，如果有人要想行動，古巴顯然是個好地方。

邱吉爾奔走設法介紹信，呈交當局，他還找到一個同去冒險的伙伴里奇那爾特·班恩斯(Reginald Barnes)。兩人與高采烈地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離開英國。

這次短期旅程的細節，無需詳述。總之他看到了作戰，而且有幾次在砲火下。他增加了不少世界和人類的智識。但古巴戰爭增加他的戰爭智識很少。他所嚐到的真正危險是後來在印度。不過這次他回到英國，的確帶來一個迷人的名聲——曾在砲火下觀戰。

#### 四 與親王同餐

邱吉爾

在第四路驃騎軍離英赴印以前六個月，年青的邱吉爾沉湎於當時的社交生活中。他玩馬球；他是英國社交界中出色的青年之一，當時社交在英國的國民生活中比現在更有聲有色。邱吉爾自己描寫如下：

「這是一個聲勢喧嘩的團體，行爲的標準以及實行這種標準的方法，現在差不多都被遺忘了。每一個人差不多都知道別人的姓名和職業。統治英國這許多代、目擊她光榮達到頂點的幾百戶望族，由互相通婚聯繫得非常密切。人們到處可以遇見朋友和親戚。社交界的著名人物，在許多場合往往是議會中的著名政治家，而又是賽馬場中的著名運動員。塞里斯布萊勳爵習於在新市舉行賽馬時不召集內閣會議，下院在大香檳賽日也往往休會。當時在蘭斯堂家、特房廈家、或斯丹福家衣香鬢影的宴會中，老是包括社交界名人，這些名人與議會的事業，海陸軍的功勳，以及國家的政策，都有密切的關係。」

這便是邱吉爾青年時代的社會，他深受感化的社會，形成他性格，給他背景、理想、和生活方式的社會。他知道那種生活方式是已經改變了；但他自己在千變萬化的世界中，依然沒有多大的改變。他依然是個上等階級、紳士氣派的英國人，思想固植於那一階級的傳統之中。但在某種程度上，他不是英國貴族中的正統分子。例如他膽敢使威爾斯親王久待——一件陸軍少尉幹起來是危險的玩意兒。

事情的經過是如此：這位青年被邀參加專請威爾斯親王的鄉間別墅宴會。他向來不

大守時刻，這次他在心中盤算又要遲到了。雖然他在路上換晚禮服（使車中其他乘客很吃驚），還是趕不上時間。他遲到了二十分鐘，發現晚宴沒有他尚未開始，因為他未到。主客湊巧是十三個人，而威爾斯親王刻守成規，從不坐到十三人的席上。不管主人如何懇求，他在遲到者未來以前，拒絕走進餐室。因此邱吉爾發現自己陷入極端的窘境。他在這個貴人隊伍中遇到冷眼的待遇，因為大家都等得肚子太餓了。這位青年軍官鞠躬道歉。親王回答說，「溫斯東，難道在你的營部中，他們不教你守時刻的嗎？」

在這種時候，任何青年遇到了都會沒有辦法應付，但是溫斯東的態度魅力，立刻獲得了親王的好感，一刻鐘之內兩人就談得很投機了。

##### 五 印度長征

爾 吉 邱

溫斯東·邱爾吉插足——或者毋寧說插手——於印度的領土，就立刻給自己一個至

今有時還使他很不方便的傷害。他和一隊朋友從運輸艦乘一艘小艇在怒浪起伏的海中到岸

上。小艇泊碼頭時，起落達四五呎。溫斯東伸手去攔碼頭的梯級，剛一攔住船就落下去，給他右肩一個「猛扭」。他最初還不注意這件意外事件，但從此以後那隻肩往往在最不便的時候脫臼。他自述：「某次因爲在下院中做姿勢太吃力，右肩幾乎失去作用，我想當議員看到他們所傾聽的演說者沒有緣故突然睡到地上用盡本能的力量來搖正脫臼的臂骨時，不知怎樣驚惶。」

他駐紮在盤谷，他在那裏的主要生活是打馬球和讀書。真的，在印度，這個青年第一次開始對文學發生真正的興趣。以前他曾表現寫英文的嗜好，但他切實的閱讀是有限。他在印度有許多空閒的時間，尤其是白天太陽最熱的時候。其他軍官都睡覺或玩紙牌。溫斯東卻讀吉旁、麥考萊、馬修士、達爾文等作品，以及一個受教育的人被認爲當已讀過的其他書籍。

但他的大欲依然是想一嚐實地作戰的滋味。當他返國休假的時候，機會突然到來。印度邊界上的帕山部落土人宣告叛變，而統率三旅給這些部落土著一個教訓的老軍人是蒼顏鶴髮的賓頓·布拉特爵士。溫斯東拍電給將軍，要求在參謀部中安插一個位置；他



在倫敦收得回電，立即向印度出發。

在孟買有個好消息等着他，那是將軍的電報。文曰：「甚難；無缺；速來作通訊員；從長計議——賓·布」。先驅報 (Pioneer) 請他作通訊員，他的母親又設法和倫敦每日電訊報 (Daily Telegraph) 接洽好接受他的稿件。所以他全副武裝着新聞記者的證件出發上前線。

政治官似乎往往爲軍人大殺風景。他們有種可以嘆息的習慣，好與部落土人彌補異見而不流血。但在這一次，他們的努力顯然祇成功了一部份。血是流了，並且流得很多，尤其是英軍方面。

通俗小說和影片，使印度邊界的情形成爲家喻戶曉。即使在今日，那裏每一個人都是戰士，每一座房屋都是一座礮壘。仇恨和械鬪是這些野蠻人存在之中兩件最基本的事情。到了十九世紀末葉，這種仇恨結晶而成爲不能容納英國政府的暴動。英國當局原想過和平生活，制止殺鄰人爲樂。土人對於臉色紅潤的白人的出現，當然大起反感。

英軍一開入敵境，他們的縱隊不斷地被狙擊。損傷雖小，神經卻極緊張。英軍於是

決定給敵人一個使他們不會立刻忘記的教訓；這支兩百人的小軍，分爲三隊，每隊做一件指定的任務。

溫斯東決定加入第二隊，衝進一個村落。他們的人數是五個英國軍官和八十五個塞克兵。後援離開很遠，如果部落土人真的變成難馴，那他們實在有些麻煩。而土人居然難馴起來了。

他們開到村落時發現一無人跡。過了不久一個大尉帶着命令到來，要他們退兵，而照上校的意思他們寧願斷絕接濟。他們將在村中支持到另一支隊能够進據陣地掩護他們退卻時爲止。

十分鐘過去了，退兵於是開始。但在那時山岳搖撼起來。部落土人大舉向他們攻擊。溫斯東和他的同志平伏下來開火。他們退了一些。大家一齊發鎗。兩個人被殺，三個人受傷。

現在是成爲如何可使傷兵儘可能少落敵人之手生脫難馴之窟的問題了。一個傷兵落入了敵軍手中。最後這一小队人馬和佔據小丘的塞克兵支隊相會合，那些受攻擊的人很

高興看到他們。但是全隊離平原的出發點仍有四分之三英里，而部落土人使這四分之三英里成爲一條危險的路。他們奔下來齊擲標鎗，猛烈地向英軍衝擊開火。但是撤退雖然狼狽無序，總算已經夠快了，因爲他們還得帶着兩個受傷的軍官和六個受傷的塞克兵。最後他們達到安全之境。

其他兩隊也遇到同一情形，並且議決于這一村落的土人一個教訓。這裏便是邱吉爾自述的教訓：

「我們有系統地一村一村搜索，我們破壞房屋、填塞了井、打毀鐘樓、劈倒遮蔭大樹、焚燒作物、破壞水塘、總之予以膺懲的大毀滅。祇要村落落在平原，幹起來就很容易。土人坐在山上，慘澹地目擊他們的老家和生活工具的破壞。可是當我們得攻擊山陵上的村落時，他們抵抗得非常猛烈，毀滅一個村落我們損失了兩三個英國軍官和十五到二十個塞克兵。這是否值得，我可說不出來。無論如何，半個月之後，山谷成爲一片荒土，光榮總算滿足了。」

描寫馬拉根野戰隊的一章詩史於焉告終。邱吉爾把這些戰役寫成第一部著作，使他

既成了名，又得了許多錢。

### 六 蘇丹之戰

當謠言盛傳蘇丹將有新戰事其目的爲奪取加爾東並擊破德維區人勢力時，在印度的這些和其他戰事，鮮能引人注意。謠言終於證實了。據報赫勃德·吉契納爵士統率英埃大軍已開至尼羅河與阿鐵巴拉河會合處。

年青的邱吉爾，當然熱辣辣地希望參加這次遠征，但困難多的是。英國軍界中，有許多人開始奇怪起來，爲什麼這樣一個青年應有好運參加各次戰役，而經驗和年齡兩倍於他的軍官卻引領長望，欲入不能。這種反對固足搗亂，而尙無大害。但當吉契納本人拒絕他到蘇丹時，則又是另一回事。首相薩里斯布萊勳爵雖然竭力幫助他，但也沒有效果。然而即使在這些早年時代，邱吉爾已顯出不屈不撓的本色，他設法請陸軍部對吉契納施行高壓力。因此他獲得了委任狀。他立即與晨報 (*Morning Post*) 接洽好，登載他

所發的電訊，幾天以後在另一次冒險開始的時候，他就出發到開羅。

他隸屬於二十一路旗鎗營，他參戰最活動的一役是翁杜門突擊。邱吉爾自己把那次突擊和整個戰役描寫得很詳盡，所以我們在這裏毋須再述。我們姑且舉出一兩段說明當時他自己感想的那次突擊的描寫，以覘他的美妙文筆的一斑。

「在某方面講，一次騎兵突擊，很像平常生活一樣。祇要你沒有損傷、坐緊你的馬鞍，拉住你的繮繩，並且全副武裝，敵人便會退避三舍。但是當你失了一隻鞍鐙、斷了一條繮繩、丟了你的武器、自己受了傷、或者你的馬受了傷的時候，那時敵人便會四面八方向你攻過來。在我左翼軍隊中的同志，遭受這種命運的不在少數。在大隊敵軍中陷入膠着，各方面圍得水洩不通，被刀鎗所斫傷和刺中，他們紛紛滾下馬來，被兇猛的敵人截擊得粉碎。」

突擊之後，旗鎗營從敵方撤退改編隊伍，他們所看到的是：

「但現在從敵陣方面發生了一連串獯豸的奇蹟；戰馬飲血、用三隻腳躑躅、士兵徒步拐蹺、從傷口中涇涇流血，魚鈎鎗刺穿了他們，手臂和面孔七零八落，肚腸突出，人

們喘哮、銳叫、倒地、奄奄待斃。」

從來沒有人用幾行文字把戰爭的「光榮」描寫得比這更適當。

### 七 南非之役

蘇丹之戰以後，邱吉爾決定脫離陸軍。爲女皇服役的生活，在他是太浪費了。誠如他自己說：「放棄了最可寶貴的受教育的歲月來達到每天賺十四先令的地位，而這十四先令又得養活兩匹馬和維持最昂貴的制服，回想起來似乎不大公道。要是再任幾年軍職，一定會使我益增困難，而無法開交」。

因此邱吉爾便轉而以著作和新聞爲事業。他在那方面的努力，當時得到最大的成功。他覺得他論蘇丹之戰的新作品——書名爲「河戰」——可以證明他自己的遠大希望爲正確，於是他以英國軍官的資格，再後一次遊歷印度，其主要目的爲參加馬球和向老朋友們告別。但在他赴印以前，他訪問保守黨的中央黨部「調查物色一個選舉區」。保

守黨表示希望，他的雄心在適當的時會可以滿足，他訂定在巴斯園遊會中發表一次演說。除了帝國戲院那次演說，這次可算他的第一次公開演說。他和晨報主筆很相得，一個特派記者和他同到巴斯。

演說大為成功。參加園遊會的保守黨黨員非常高興。第二天晨報莊嚴宣告政治舞臺上到了一個新角色。

但是這個令人興奮的開始，並不會使他在奧爾亨參加補缺選舉時獲得成功。他的失敗是個痛苦的打擊，但他從巴爾福先生那裏收到一封鼓勵的信，結語說：「不要耿耿於懷；事情會得好轉；這次小小逆運對於你的政治命運不會有永久的惡影響」。

巴爾福先生的話是多麼不錯啊。

但同時南非的情勢愈趨嚴重。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普利陀利亞(Pretoria)送給英國一件哀的美頓書，要求英軍於三日之內從共和國邊界撤退。當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晨報立即請邱吉爾任戰事訪員，他即時接受了這個職位。報酬非常高，他的行動自

由又不受限制；這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青年記者千載難逢的時機。

但是邱吉爾的行動自由並不會保持長久。到達南非之後，他不幸在乘一輛鐵甲火車出征時被虜，而成爲戰爭俘虜。這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五日的事。俘獲他的是波沙將軍。

他和六十個其他軍官同被幽禁於敵軍首都普利陀利亞的國立模範學校中。從他被虜時起，他的思想就在盤算着如何脫逃。最初一個精密計劃的目的是由幽禁於城中的英國俘虜奪取普利陀利亞。但這個計劃爲被俘的高級軍官所打消。於是他集中思想於計劃本人的脫逃。這裏無法詳述他如何完成此舉。總之他逃出了國立模範學校，偷過站崗駐守全城的哨兵。他步行和乘貨車走了三天，行了許多路。最後幸運得極，他求助於一個歸化爲特朗斯瓦爾市民的英國人。這個仁慈的人把他在鑛中隱藏了幾天。然後他搭上一班火車。他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躺了幾小時，每到一站擔心着他所乘的火車會被搜查。

最後終於到了邊界；他是在葡萄牙的領土上了。他在極度快樂中，好幾次抽出手鎗，幸而沒有鬧事。不久火車呻吟着停下來，溫斯東從隱藏處跳出來，開始走到羅爾柯



他立刻向英國領事館走去。領事的秘書顯然並不關懷這個自荐的長途跋涉青年。

「出去，」他說。「領事今天不能見你。如果你有所要求，明天九點鐘到他的辦公室裏來。」

這幾句話使溫斯東大為憤怒，他以頗不文雅的態度提高他的聲氣。領事走出來，問這個鹵莽無禮的青年姓甚名誰。青年立即告訴他。溫斯東·邱吉爾的大名和事業早已傳遍遐邇。他立刻得到「一次熱水浴，清潔的衣服、一餐豐盛的夜飯、以及拍電的便利……」

不久當他到資本時發現自己成了當時的英雄，「我被接待得好像曾經打了一次大勝仗，」他在自傳中寫，「港口掛滿了旗幟。軍樂隊和羣衆擠滿碼頭。海軍上將、陸軍上將、和市長都湧到船上來和我握手。我幾乎被熱烈的好意撕得粉碎。我被羣衆擡在肩膀上到市政廳的步驟，在那裏不作一次演說簡直沒有東西可以滿足他們，經過一番躊躇，我被勸演說。電報像雪片一樣從世界各地飛來，我在那夜爲陸軍燃起勝利的火焰。」

現在邱吉爾決定他要在南非所組織的非正式軍隊中佔一席之地。因此他在南非輕騎隊中得了一個中尉的地位。當他未實際從事作戰時，他被許有相當自由，使他能够繼續做

晨報戰爭訪員的工作。

南非輕騎隊在斯比翁·柯普作戰很激烈，不幸這次作戰對於英國毫無所得，而死傷卻很大。他們又參加萊吉斯密斯的解圍。同時邱吉爾逐漸鞏固了戰爭訪員的名聲。由於源源發稿給他的報紙，英國許多民衆都得悉一個青年所目擊的戰爭進行狀況。蘭道爾夫邱吉爾夫人也很活動。「她募集了一筆款子，迷惑了一個美國富翁，得到一艘輪船，改裝成爲醫院，配以全副看護和各種舒適設備。經過怒浪暴風的航程，她到了資本，熱心地醫治傷兵」。溫斯東又樂於在南非輕騎隊中與他的弟弟會面。一家都在醫院船上快樂地團聚了。

這裏無法詳述南非戰爭的經過。總之，邱吉爾無論作爲南非輕騎隊的軍官和戰爭訪員，兩職都使他在每次戰役中特別努力參加。那塔爾剛打勝仗，奧倫治自由邦的戰局又起變化。邱吉爾即時盡力加入前進的英國縱隊。但是英軍總司令羅泊德勳爵頗不爲然，因爲他厭惡晨報上有幾篇新聞。但溫斯東一向在參謀部中有有勢力的朋友，所以不久他得以向倫敦拍發奧倫治自由邦新發展的消息。

他的冒險之一是當喬納斯堡仍在波耳人手中時騎腳踏車入城。他又是第一批進入敵都普利陀利亞的人之一。

當時戰爭進入遊擊階段，邱吉爾決定不再在南非逗留。「我在回國時受到最熱烈的歡迎」，他寫。「奧爾亨幾乎不分黨派都認我勝利。我排着十輛四輪馬車的儀仗進城，駛過擁滿着熱心的工人和女工的街道」。他驅車到皇家戲院，在那裏向一大羣聽衆描述戰爭期內他的冒險。

雖然戰事尚未過去，但是英軍在戰場上許多次的成功，已造成了一種勝利的空氣。於是保守黨決定在這個時候舉行大選。邱吉爾又挺身而爲奧爾亨的保守黨候選人，這次他成功了。他用張伯倫的口號：「政府黨失一個議席，就是波耳人得一個議席」。在這種空氣中，這樣一種呼籲的效果是不可抵抗的。邱吉爾雖以二五〇票之差獲得議席，但他在全國的人望是很高的。他無疑地幫助政府度過了選舉的難關。「三星期來，我似乎得到全國勝利的進步。政黨經理選擇最難獲得的議席要我去遊說，而每當我的火車到處，勝利即隨之而來。我那時還祇有二十六歲呢。」英國今日舉不出那樣年青而能如此

自述的政治人物來。

邱吉爾立即利用他的廣大威聲增加他的財源。他在英國和美國、加拿大舉行盛大的演說旅行。他的名聲迅速地成爲大西洋兩岸家誦戶曉。他寫：「當我的旅行在二月中旬告終時，我已精疲力盡了。因爲五個月以上，除了星期日以外，我差不多每夜要演說一小時或一小時多，往往一天兩次，我旅行得沒有停過，通常是在晚上，鮮在一張床上睡兩次。接着一年依然過着行軍和奮鬥的生活，簡直根本未曾停過腳。但是收獲也很大。我幾乎擁有一萬鎊。我完全可以獨立，毋須憂慮將來，除了政治以外可以許多年不做其他事情。」

溫斯東·邱吉爾於是進了下院。他在八月間開會時發表他的第一篇演說，答復那個竭力攻擊的威爾士青年勞合·喬治。他大獲成功，下院爲之首肯。溫斯東·邱吉爾光臨了。

即使在這些初年，他已有些頑強；他開始左傾。這裏是他的自傳末尾幾行。「我已經是一個公衆人物。我——至少——對我所說的一切附着很大的重要性。當然我的言論往往到處登載。我成爲急於使保守黨採取自由黨的路線。我反對『黷武主義』。我對波

耳人具有一種感情主義的見解。我發現自己在種種方面與兩黨意見相左，我甚至鹵莽到以爲我的責任是想出正義而無畏地發表出來。我認爲對正義的忠心，分量遠過於對其他一切的忠心。我不明瞭黨的紀律和統一的重要，以及犧牲意見的重要，這種意見原是合法可以發表的。」

於是像現在一樣，他就獨行其是。在他對真理的欲望中，他永遠保持偉大的新聞記者的本色，而不僅爲一受黨的路線所拘束的政客而已。他對納粹採取「感情主義的」見解，也許是太早一些兒。但他當然深切瞭解戰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戰爭中應示決心。在失敗中應示反抗。在勝利中應示寬大。在和平中應示好感。」

現在開戰的英國，不能有再好的標語了。

#### 八 初期的閣員生活

邱吉爾在一九〇八年九月結婚。他在那時是英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人物之一。自一九

○五年起，他就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他歷任殖民地部次官，商務大臣，內政大臣，和海軍大臣。

由於對各殖民地狀況的智識豐富，邱吉爾做殖民地部次官非常成功。一九〇六年，政府商得波耳人的同意，草定一個特朗斯瓦爾和奧倫治河殖民地的完全自治。這個解決辦法由邱吉爾於一九〇六年七月三十日親自提出下院。雖然批評很激烈，但誠如斯賓特所謂「大家有種本能的感觉，政府已置本身於最偉大最賢明之英國傳統的路線」。但如認這種公平賢明的進步，祇出之於英國政府，那就陷於錯誤。波沙將軍和斯穆茨將軍也與有功勳，「他們不能接受一切自治領中英國公民所享受的平等地位以外的條件，他們準備根據那種基礎為和平與調協而努力。」

邱吉爾必須表示感謝，因為他的許多意見都被採納，因為英國已經承認波耳人為不列顛各民族聯邦共和政體中優秀的伙伴。

同時邱吉爾已因一九〇六年成為西北孟哲斯德自由黨議員，而完成了他的向左轉步驟。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他以商務大臣負責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自由黨政府的

要職。政府以邱吉爾爲發言人，主張和平與自由貿易。「政府並不視商業爲兩敵的鬭爭，而視爲友國互便的交易制度。政府要減低軍費的支出而促進社會服務」。費雪教授在「歐洲史」一書上這樣寫。

邱吉爾接着任爲內相。這正是雪梨街被圍的時代，當時他以開員之尊，引起抗議的風波，親自監督那次可紀念的事件的處置。但他在新職中也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回想他在波耳俘虜營中的幽禁因而深識囚所的内幕，所以他致力於監獄的改革。述到這幾年中他的致力時，他寫：「……當我任內相、掌理全國罪犯的時候，我盡力在不超出公共政策範圍之外，灌注一些變化和寬容於他們的幽禁生活之中，予受教育的囚犯以書籍作精神糧食，予全體以各種定期娛樂使其前瞻光明的前途與回顧過去的錯誤，並且儘量在合理的範圍以內減輕他們應受而可少受的痛苦。我雖然厭惡一個人對別個人加以可怕甚至大辟的刑罰，但在有時候我覺得死刑要比無期徒刑仁慈得多。」

但比監獄改革更重要的事風傳開來。德國走上了戰爭的道路。海軍部需要一個強人。那個人便是邱吉爾。

## 九、大戰第一號

當第一次大戰到來時，溫斯東·邱吉爾任海相幾達三年之久。大戰期內他在最緊張的時期擔任這個職位，後來成爲蘭開夏郡大臣，後又擔任最重要的軍械部部長。假如有一個政客可以算得上永遠站在時勢的前線，而又居造時勢的要職，則邱吉爾可以當之無愧。照有些批評家說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爲英國及其協約國的戰爭，實與「邱吉爾的戰爭」無異。

「我們無意於牽入大陸的糾紛，」邱吉爾在那次大禍以後二十五年寫。「法國要想收回她已失的省份。英國民衆或任何政黨都聽不進去。」

「大家都不贊成英軍混於大陸強主之間在歐洲作戰的觀念，而認這種觀念爲絕無理由。」

「祇有威脅到不列顛民族的生命時，才會激起英帝國從沉着忍耐的超脫之中參加大



陸事件。但那種威脅德國命中注定提供出來。」

這種肯定並未表示好戰的精神；猛犬似的決心也未提起，直到德國人爆發憤怒，甚至仇恨爲止。

負責英國海軍實力的充實，常川保持英倫三島特殊地理和經濟條件所必需的海上霸權，是件豪稱而艱巨的任務。關於任何人的活動，意見也許有分歧，但是歷史家和政治家，都一致承認溫斯東·邱吉爾充任他的職位很有效能，承認他差不多具有一種宗教的熱心，承認他在英國海軍的革新上佔一重要地位。

巴爾福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辭去統一黨(Unionist Party)的領導地位後，波納·勞(Bonar Law)繼他而起。大家都知道波納·勞是怎樣一個熱心的關稅改革論者，同時知道他怎樣竭力反對地方自治。上院對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剛告解決，阿格地危機又把時局鬧得沸騰起來。德國外長基特倫·韋契德(Kielerien Waechter)受到嚴重的警告：如果他派一艘軍艦到阿格地(摩洛哥大西洋沿岸一個小商埠)，法國就會「認爲」瓜分剛果，對於這塊殖民地，德國要分割一大塊。德國在阿格地既無居民又無商業利益。這是一件

笨拙而危險的舉動，勞合·喬治發表了英法一致的意見，他說：「如果時局壓到我們的頭上，在這種局面之中祇能以放棄英國由數百年來英勇和成功所獲得的巨大利益地位，或以任令英國在有關生死利益場合而受到不齒於世界大國之列的待遇，保全和平，則我大聲疾呼出那種代價的和平，對於像我們那樣的大國，實在是種難以容忍的恥辱」。這幾句話算得堅決，但危機似乎仍然未能用和平方法來解決。在英國，這當然引起可能性的精密檢討；並又引起陸軍部與海軍部之間尖銳的異見。這種衝突的結果，整個愛士葵內閣改了組，溫斯東·邱吉爾成爲海軍大臣，麥金那成爲內政大臣。他就任伊始，就不得不對牽延到十月中旬的阿格地危機採取一種立場。英國外相愛德華·格萊爵士告訴新首相，說德國大使遞給他一封牒文「頑強得說艦隊任何時間可受攻擊」。這當然是一件很不好的消息，但邱吉爾已有準備，應付任何事變。他提議「海軍休假」——即停建軍艦一年——但凱撤拒絕接受這個提議。德國正在建造她想打破英國霸權一決勝負的海軍。她不能停止這種大規模的活動一個月，更不必說一全年了。但是邱吉爾的建議表示出他的信心，證明他之憎惡戰爭，猶如他在爲英國安全所必要時準備傾其全副精力與資財以

求一逞。

從阿格地危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間不到兩年。法國放棄剛果的一部份，但在摩洛哥得到自由行動。十一月初，關於這些問題的法德條約簽字，德國駐阿格地的軍艦本德號召回。但大問題依然未解決，英德海軍競爭以全力繼續着，巴爾幹戰爭又威脅着擴大歐洲的烽火。

這兩年之中溫斯東·邱吉爾的工作是非常艱巨的。英國的海軍，不但要保持對德的競爭程度，並且還得保衛和巡邏一個帝國，與這個帝國比起來，德國的任務小得微不足道。艦隊的每一部門都得實現革新；潛水艇和魚雷艇差不多每個月都發生新問題，而因為有幾個國家——例如意大利——的將來態度還未定，有許多問題得用另一種路線來解決。

但當邱吉爾遇到困難和障礙的時候，正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他當然是著名戰時內閣的人員，而對內閣許多重要決定負有責任。一個冷靜的頭腦和堅決的意志，是他的事業兩大特徵，雖然他的計劃有幾個失敗，但他從不停止打算新的和更有效的辦法來獲勝戰

爭。

自曼恩之役以後，兩軍競賽起來——儘速達到海岸的競賽。英法知道在德軍與海岸之間，必須改組他們的陣線，結果乃有葉泊爾周圍的幾次劇戰。

安特衛普失陷了，雖然溫斯東·邱吉爾個人已盡了解救的能事。吸引德軍以救陷入那個古城的比軍的企圖失敗，但並非毫無收穫。就他的作戰計劃和實施看來，他對陸地戰爭的軍事天才可以與海上戰爭並駕齊驅。這次主要效果是牽制德軍。因為否則德軍便可調來參加葉泊爾之戰，並且由此使協約國最高軍事當局得以鞏固敵軍與海岸之間的陣地。拼命的戰鬥保全了英吉利海峽各口岸，到一九一五年初，等得長久的壕塹戰才開始。

英國原未準備作戰。邱吉爾的備戰程度也未達到德國領袖那樣有系統地置全國於最高戰爭準備之下的程度。邱吉爾寫：「上次戰爭與古代戰爭不同的地方，在於戰團隊部力量的偉大及其破壞的可怕；與近代戰爭不同的地方，在於作戰的極端野蠻。」

納粹宣傳家，把溫斯東·邱吉爾描成破壞的精靈，以生肉作早餐，每天在設計炸彈

及其他可惡的機巧武器的人，這些宣傳家要是讀到他以下面那樣深痛惡疾的感情描寫上次戰爭恐怖的文章，知道這個人的真面目，對於他們可笑的牽強附會之談，必然難於自圓其說。

「上下古今的一切恐怖，都聚於一爐，不但軍隊，甚至全部人民，都被投入爐中。凡是牽涉在內的強大文明國家，都明白他們的生存懸於一線。

「自願落入地獄的德國，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即使受她攻擊的拼命報復的國家，也一步一步跟着她。沒有停戰或談判減輕軍隊的死掙。

「商船、中立船、和醫院船在海上被擊沉，船上的一切生命祇有受命運的支配，或在海中游泳時被殺。每分力量都被用來使全國餓至屈服，不論年齡或性別。

「城市和紀念碑被重砲所粉碎。炸彈從空中不分玉石地丟下來。各種毒瓦斯窒息或萎靡士兵。液體火焰燃燒他們的身體。

「逼體着火的人從空中掉下來，或慢慢地淹死於海洋的深處。軍隊的戰鬥力祇受他們國家的人口多寡的限制。

「歐洲和亞洲兩洲的大部份成爲一個大戰場，在這個戰場之上，經過幾年戰爭之後，不但軍隊甚至平民都流離失所……」

讀武者讀了這些悲憫的話，不知將作何感想。當邱吉爾交卸職司的時候，無疑地他大受德帝國主義促成全世界大屠殺的驚撼和恐怖。

他的第一個責任當然是海軍。他於七月召集艦隊作每年一次的操演。由於邱吉爾的高明預見，艦隊在操演以後仍未解散。因此戰爭一爆發，各單位得以立即各就指定的本位。在這幾個危險年頭，盡了這樣輝煌功能的英國商船隊的組織，也大半得歸功於邱吉爾。他幸而有一個智勇兼備的海軍總司令，深明任務。這些任務多而且難。軍隊得輸送到世界每一個部份。德國的巡洋艦得加以毀滅，德國的海外商業得加以鉗制。在英法屬土之側可以成爲燎原之火的德國殖民地得加以佔領。運到敵國的糧食和軍火，得加以制止；違禁品得以不斷的努力加以統制。英國海軍差不多獨手完成這些任務，都是在邱吉爾任海軍大臣期內達到的，雖然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曾經提供一些助力，以及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美國證明爲最有用的援助。

英國所維持以及由邱吉爾這個人物所表現的海上霸權，對於英國陸上戰略有很大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就可以看到。

當大西洋就海軍活動而論多少受英國控制的時候，德國軍艦戈本(Goeben)和勃勒斯羅(Breslau)在促成土耳其加入德方作戰上佔着決定的地位。這兩艘軍艦曾經逃脫了英國海軍的監視駛向君士坦丁堡，以示德國的威力。土耳其人曾在英國船塢定造兩艘軍艦，英國因為急於需要，就想徵用，於是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反感。這種反感是天賜德國的禮品，他們就把戈本號和勃勒斯羅號轉讓給土耳其，而於外交戰的時期過去後，土耳其便加入中歐列強方面。

海軍部中發生異見，費雪上將因此辭職。不久以後邱吉爾自己也離開海軍部，但是他的服務當然價值大得不能忽視。改任爲蘭開夏郡大臣後，他可以不做一切行政職務，但依然留爲戰時內閣的一員，而在那裏又立刻要執行重要的決定。

西線的死結是邱吉爾和幾個同僚——雖然不是全體——所不能忍耐的。各種計劃有許多。或者攻擊奧地利，在什列斯韋格·霍爾斯頓(Schleswig-Holstein)上陸，使巴

爾幹成爲大戰場，或者——這正是邱吉爾所主張的——以攻陷達達尼爾海峽使土耳其無能爲力。邱吉爾的主張與勞合·喬治相同，他也認爲應該從比利時抽調至少一部份的軍隊。

法國深恐德國集中兵力衝破聯軍防線造成無可補救的禍患而竭力反對英軍大量的撤退。他們指出東地中海沒有適宜的根據地可爲大軍之用。公路和鐵路不完備，內地危險而不合衛生。邱吉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遠征軍的海運困難日增，潛艇威脅也日益增加。

雖然如此，他依然主張遠征達達尼爾，風險固然大，但可能得到的收穫也許更大。如果此舉成功，土耳其軍可以被擊毀，黑海可以被打通，俄國可以常用有給養；埃及可以有保障而不致侵犯，保加利亞可以被迫守中立到底，奧地利可以受威脅，而西線的暫停活動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邱吉爾澈底研究這一切問題後，就和心靈作戰起來。他的鋒利言論和信心大獲勝利，並且說服了內閣和帝國國防委員會。

但是軍隊依然不能從法國抽調出來；雖然海陸同時施行攻擊可以作爲一種理想的方案，邱吉爾卻立刻找到一條折衷辦法。他力辯爲什麼不試一試單由海軍進攻呢？這是一



定成功的，即使不成，也於聯軍的威信無損。

這是一個大膽巧妙的計策——但並未成功。海峽不能掃清水雷；攻擊了一天以後就得停止。現在土耳其受到危險的警告，開始把加利波利半島設防並駐軍起來。

即使如此，邱吉爾的堅決意志不願放棄他認為極端重要而可速勝的一個計劃。他得到一九一五年四月，由英國二十九師和一師法軍進攻海爾角。指揮遠征軍的伊安·漢密爾頓爵士深悉與「先有警惕先有武裝」的敵軍作戰，得以寡敵衆。當一戰告終時，土軍依然握有優勢的陣地。他們有安全的陸上交通，而英國的援軍卻要經過很長的海線才能達到。半島長而狹，可資登陸之處甚少，而又爲敵軍手中的對岸礮火所能及。邱吉爾仍勸內閣繼續進行原來的企圖，但在八月六日，大攻蘇佛拉灣失敗了，退兵不得不決定，尤其是因爲法軍要想遠征沙羅尼加。從加利波利的退兵，是英國軍事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整個遠征自有其收穫，雖然並不是直接的。土耳其的軍力是耗竭了，爲英國攻陷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之路是填平了。

這是海相費雪勳爵辭職時的階段。反對黨提出質問，愛士葵認爲組織一個新閣可爲

英國的作戰力量保證更好的合作和更順利的進行。在新閣中，巴爾福任爲海軍大臣，邱吉爾代替巴爾福的原職。

雖然邱吉爾與軍事機關沒有直接的正式關係，但在以後數月和數年中，他繼續貢獻他的主意和無限的毅力。霞飛元帥的秋季攻勢在法國失敗了。意大利在協約國方面參戰，但意軍梗住在茹利安阿爾卑斯山與的利斯的之間。保加利亞加入了德奧，塞爾維亞軍當其逃向柯夫時被驅入阿爾巴尼亞山間。在湯奧將軍指揮下的美索不達米亞遠征也失敗，在科的·愛爾·阿馬拉的投降予輿論一個慘痛的印象。徵兵制度採取了，輿論爲之鼎沸，因而動搖內閣並促成約翰·西門爵士的辭職；祇有局勢的嚴重可使各黨合作。邱吉爾竭力主張，因爲他深知用力愈大，則最後勝利愈速愈有把握。

一九一六年復活節愛爾蘭的叛變，使杜伯林成爲一個小規模的戰場，雖然羅傑·凱斯蒙爵士差不多剛在德國潛艇把他載上愛爾蘭時被捕，但在亂事收平以前費了相當軍隊和一個星期的時間。愛士葵要想採取愛爾蘭地方自治法，但他爲救他的內閣起見，不得不放棄他的計劃。

在西線，法軍正在作偉大的歷史的凡爾登之戰，奮力制止德軍的進攻。七月一日開始繼續到十月底的英國攻勢，使這些勇敢的防軍得到一個解救。俄軍也施行新攻勢，拉住了不少德軍，蒲魯希洛夫將軍且在六月大敗奧軍。

在哈姆夏號(Hampshire)巡洋艦上這樣悲慘地損失的吉契納勳爵的殉難，暫時停止了一會兒對政府的日增批評，但在暫停之後，對愛士葵和若干閣員的攻擊又以同一力量重新開始。羅馬尼亞——這個國家加入聯軍方面作戰太遲，並且作戰惡劣——的陷落是內閣不勝負擔的最後一份重量。愛士葵辭職，沉毅果敢的勞合·喬治任爲首相。在他的內閣中，邱吉爾充任極其重要的軍需部大臣之職。

### 一〇 對海戰的貢獻

邱吉爾對於他在海軍部時所做的工作，回顧起來可以很滿意。每國海軍在戰爭爆發之時就把戰鬪力提到頂點，而邱吉爾比任何人都明瞭英國海軍祇要繼續存在，便是帝國

威力最大的武器。如果從事浪費的戰鬪，作不必要的海軍大戰，則戰鬪機會也許會使他的艦隊一部或全部毀滅，那時德國就可放手轟擊英國沿海，支援陸軍侵入，切斷糧食接濟，使運兵海外爲不可能。但是祇要獲悉英國海軍的監視力，獲悉英國海軍的優勢，就足以喪敵軍之膽而不敢作任何大戰。

德軍想用水雷和潛艇打破英國的優勢。在起初，他們有相當成功。三艘裝甲巡洋艦在荷蘭沿海被魚雷炸沉，一艘在彼得海被炸沉，而新建第一級戰鬪艦勇敢號(Audacious)在愛爾蘭沿海附近遇難。

但邱吉爾和英國海軍沉着反擊。早至一九一四年八月，海軍上將皮戴襲擊黑里哥蘭港，轟沉三艘德國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

蕭清海上德國襲擊商船艦隊的艱巨工作開始。德艦數目雖小，而其所作損害極大。德國海軍上將斯比斯率領的二艘裝甲巡洋艦和三艘輕巡洋艦橫行太平洋上，對英國和協約國的船隻予以極大的損害。邱吉爾和費雪勳爵派英艦追跡。但斯比上將在智利海岸外遇到追艦擊沉好望號(Good Hope)和蒙茅斯號(Monmouth)後全然脫逃。這是一次引起

國內非常憤懣的大敗。邱吉爾又計劃消滅斯比及其襲擊艦隊的方法。福克蘭大戰使英國得到勝利；英國海軍大將斯篤地迅速消滅了斯比艦隊。但德國的愛姆登號(Emden)、德蘭斯登號(Dresden)、和科尼斯堡號(Koenigsberg)依然橫行，邱吉爾和他的同僚得草成迅速的決策，制定深遠的計劃使海上再得安全。

護航制度——雖然對於商船在大戰中採取較晚——得為軍隊運輸而維持。當德艦襲擊耶茅斯、哈德爾波、斯加保羅、和羅韋斯托，使艦隊的各單位需要保護航運時，邱吉爾不得不堅決起來。這種需要正是德軍要想希望捕獲急急派到作戰地方的英艦的。他們想引誘英國艦隊的一部份到潛艇施虐的海上，或德艦可以攻擊和脫逃的水雷區域，而毀滅英艦。這需要邱吉爾的不斷的警備，他的同僚的機敏，以及英國海軍力的最高標準來粉碎這些企圖。

當遮得爾海戰造成英德艦隊第一次也是唯一大規模遭遇戰的時候，邱吉爾已不做海相，但他所作的計劃和他所草的策略，無疑地影響整個戰爭期內英國海軍的行動。

他在勞合·喬治內閣中的新職，其重要不下於海軍大臣。軍需是戰爭的大問題，也

是多次爭論的一個題目。

英國很小的志願軍制度的陸軍，並未具備任何大兵工廠和相當於大陸國家對於徵兵制度的陸軍所配備的軍事設備。急應舉辦之端甚多；原需好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得迅速改進。一切軍器得大規模供給，而一九一四年冬和一九一五年春的壕塹戰又加添了現有和已竭資源的需要。在陸軍能够攻越以前，鐵絲網的障礙得用重砲火加以破壞。以前各次戰爭所用的榴霰彈——尤其是邱吉爾有很多機會在近距離研究的南非戰爭所用的英國砲——很不適於這種任務。最大規模的高度炸藥得以日增的數量供給。差不多每一場合，對於技術方面都有異見——例如最安全的高度炸藥、定時信管等等——而這些異見又因軍部之不肯信任平民的判斷而更見嚴重。此外還有勞工組織問題，軍火工業與軍部關係問題，這一切都與軍械的生產有關係。

陸軍部宣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與一九一五年四月之間，軍械的供給已增加十九倍，但依然不足。約翰·法蘭區爵士於納夫·開北爾、黑爾·雪克斯戴、和費斯都倍三次攻擊之後，聲言他因缺乏軍火幾乎一籌莫展。他責備政府不能供給他軍火，「雖然在

施行這幾次攻擊時他曾說軍火「無問題」。

邱吉爾對於組織的推動力和天才，現在用來對付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潛水艇已被護航制度所敗；那是新政府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次的大勝。但是對於迅速和充分的軍火供給的需要，並不減低。當德軍從松末河溜走的時候，尼維爾計劃已告失敗；對克隆高原的攻擊，以協約國的慘敗而告終。英軍繼續在維米嶺、梅辛嶺、和派司青台耳作戰。軍事形勢看來的確很黑暗，當立足點愈益惡化的時候，邱吉爾的工作堆積如山。俄國崩潰了，美國的參戰總算加以抵消了一部份。派司青台耳攻勢可算整個戰爭中最慘酷最黑暗的時代。

經過試用新戰術、瓦斯地雷之後，英軍把坦克投入戰場。這又加重了邱吉爾的新任務，因為這種新武器得需用軍火。在剛伯萊之役，二百輛坦克參加作戰，確切證明了「陸上戰鬪巡洋艦」的價值。

其餘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毋須加以詳述。俄國的崩潰，一九一七年流產的和議，凡爾賽最高軍事會議的成立，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軍的大攻，接着協約軍的反攻。一幕幕演

到戰爭的最後一瞬——這一切會有許多書加以討論，如果我們把這些書搜集起來，很可能做成一個相當大的圖書館。但是溫斯東·邱吉爾對於協約國的勝利佔着很大的功勳，歷史家不會有爭論。

「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邱吉爾曾經說過許多次，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他有許多機會使他自己相信這個意見的真理。大戰開始時他剛巧四十歲。這不是他的第一次戰役，他不是見過古巴、印度、南非的戰爭面目嗎？雖然他深明英國作戰的目的是什麼，但在他的靈魂中，他從來不是一個黷武主義者。殖民地部次官，商務大臣，內務大臣，海軍大臣，蘭開夏郡大臣，軍需大臣——他的政績給他範圍最廣的經驗和責任。現在，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他得重整他的眼光和哲學，好像每一個其他哲學家一樣，新的任務等待着——在一九一九與一九四〇年之間五任閣員——而他又是一個輝煌的文學家，在英國歷史的和政治的著作方面產生了許多名著。

下面這個時期，是不列顛帝國史上最有趣和最爭鬧的時期之一。通過邱吉爾這個人物，我們可以一步步追跡，因為無論爲在朝黨或在野黨的一員，邱吉爾是二十世紀不列



類的最重要人物之一，過去是，現在也是。

一一 停戰之後

溫斯東·邱吉爾以後二十年生活的故事，不能像傳記式那樣以列舉有關的地、時、人、來敘述，而應作爲一個不能埋沒的好政客的研究那樣來敘述。

那些熟知英國政治生活的人，有一句常說的套語，說「邱吉爾不爲人信任」，對於這句話大家又常加一句「邱吉爾沒有判斷力」。究竟這些套語指什麼意思，實在難懂。如果你仔細研究這個人的事業，閱讀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演說，你差不多會一定得到邱吉爾不脫自己本色的結論。對於一個政客，這比服從政黨或忠於一套傳統的黨派理論是種更偉大的美德。祇要研究這個人——證據多的是——你就沒有理由叫他忠實。他始終跟從由他自己特有的明星照臨之下的明朗的路程。

他曾改黨，那是完全不錯的。四十年來他以一個自由黨員的資格代表鄧地選區。一

九二二年，他失卻了議席，被迫離席下院者凡二年，這二年離席當時他一定覺得愁悶不堪。

一九二四年二月，當下院選舉時，他攔住這個機會又參加議員選舉，這次作爲一個不屬任何黨派的獨立分子。他僅以四十三票之差失敗。

這次失敗是痛苦的，但這並不使邱吉爾退休。同年十二月，他以護憲論者代表厄平選區以多數票重返下院。從此以後直到今日，他從未離開議會，那裏的空氣是他永遠愛好呼吸的。

本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初數月中作成的，溫斯東·邱吉爾於多年失權之後又重返內閣，仍在海軍部中做他戰時的舊職（一九四〇年五月，他繼張伯倫爲首相——譯者）。他雖已屆六十五歲的高齡，但他的事業依然適合於他。當戰爭尚在熱火熱辣的時候，作預測是不可能的。在此次戰爭的歷史上，邱吉爾將佔什麼地位，無從加以預言。但是如果我們明白這個人，明白他的過去舉動，以及他過去的言論，我們很可以斷定他的毅力像一九一四年時一樣大，他的遠見像一九一四年時一樣清楚。

引用邱吉爾的演辭，即使有時長編累牘的引用，也毋須表示歉意。這些演辭都會印出來，而且應該細細研究其中所含的內容。它們是溫斯東之犀利、幽默、直率、又是剛愎和偶而傲慢的最好說明。

## 一二 他的性格

著者於著述有幾個由歷次政變而得權的政治領袖傳記時，手頭五花八門的資料，往往多得難於取捨。但寫一個英國政客的傳記，又是另一會事。沒有地窖中所開的祕密集會需要一件件紀錄，沒有械鬥、暴動、暗殺、和煽動需要依照它們的重要性加以紀年和討論。勝敗都取決於投票，流血的事情極端稀少。但是我們應該指出，政客雖然免不了有升沉，免不了遇到對他和善的、不記舊怨的、以及惡意的和誹謗的運動，但是如果他有人格，也不難升到頂點。因為無論那一個人，不管他有許多笨拙的舉動，不孚人望的演說，也可以成爲一個大政客。一二疏忽，無傷大雅；偶有過失不能謂爲判斷歪曲。這

個事實鮮爲吹毛求疵的人所注意。

無論你是否同意溫斯東·邱吉爾奉爲政治生活圭臬的原則，如果你用公平的眼光來研究他的工作和著述，你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非常誠懇和勇敢的預言家。你甚至可以斷言：要是五年以前英國能够接受他的言論，則歷史的過程也許會改得好一些。我們不必在過去數年中忍受一連串的外交失敗，並且也許會躍居推行我們意志的地位。我們不但不必進行耗命喪財的戰爭，並且也許可以消弭戰爭於無形，或者至少以我們自己的條件從事戰爭。這些話現在已成明日黃花，但依然值得注意。後面當我們讀到他的演說時，我們將指出許多人認爲好戰的溫斯東·邱吉爾，實在是個誠摯的和平工作者。

在我們未曾再進行以前，且來看一看現在的溫斯東·邱吉爾是怎麼一個樣子。他是婦孺皆知的，祇要在報上一看到他的名字，每個人心中就多少有一個確切的人像，或者多少錯誤的人像。他是一個巨人——體格和思想都魁偉；他是一個巨人而又爲發電機的一種。笑容常掛在他的臉上。他當然是一個現象，並不代表任何種類或典型，而是他獨具的。勞合·喬治也是一座發電機。勞合永不停止內心的活動；他的眼睛會在黑暗中發

光；但除在作演說時以外，他的語調和舉動都是很靜的。溫斯東卻不安靜；他在一處留不了長久。他在下院的活動比在他的私室爲多，但即使在下院你也會覺得他很想步出空閒和儀式所允許他的範圍以外。

當你遇到溫斯東·邱吉爾的時候，你立刻會感觸到一種孩子氣，差不多一種「小學生的孩子氣」，和一種深邃而被束縛的活力的印象。稱一個要人爲「年青」，是新聞家阿諛的老調；但在溫斯東·邱吉爾的場合，這兩個字名副其實。「我的早年生活」的讀者，會發現他在今日正像許多年前在非洲作戰時同樣是個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青年。他的相貌雄偉，常穿寬大的衣服，差不多永遠戴着錶鍊和蝶形領結。出門的時候，他拿一條手杖走路，現出皺紋的容貌，帽子端端正正戴在他的巨大腦袋上。從前漫畫家永遠把帽子滑稽地畫得很小；因爲溫斯東的頭壳很大，所以使人感覺到帽子好像屬於他人的印象。

他很少不含雪茄。在室內時他往往徘徊於縷縷青烟之中，以安閑和響亮的音節談話，這種音節成爲他作演說時的特徵。他具有卓越的語調，深沉而稍帶糙澀，但能抑揚

挫頓得恰到好處。說得快時他往往滑過幾個字母，例如S這個字母他的發音就非常特別。凡在公衆或私人場所聽到過他的說話而習知他的獨具風格的辯才的人，莫不以他眉飛色舞的姿態爲樂。

他的臉色依然很年青。他有時現出非常和藹，有時極其嚴厲。當他盛額時，他深鎖眉頭，前額露出二條深紋，好像傷癥一樣。他的笑容怡然可親。

他有一種已達盛年而欲繼續保持盛年的風度。

溫斯東的批評者，認他暴躁而傲慢，太不願受愚，太固執成見。他們責他拒絕聽從他人的見解而僅聽從自己的見解，責他側重自己的見解太響亮太冗長。

但是我們實在找不出真正的理由，來說明一個智識和技術經驗兩皆豐富的人，應該樂於或被迫受愚。祇有愚人才會提出一個忙人應該客氣地受愚而任憑行徒耗他的時間和精力於無謂之事的學說，這句話我們倒也得相信。所以一條簡單的三段論法，就可以使我得到一個結論：不會受邱吉爾感動的許多程度或深或淺的愚人，自己就構成了他的批評者的主體。

這就是說，思想和態度有一些高傲，在待人接物上不肯容忍庸俗，使溫斯東樹敵之多，正像他的堅執信仰一樣。

他無疑地是一個戰士。他的政治基於極其簡單的信仰，大體是一種深遠的愛國主義。這種主義或者應名之為國家主義，其強烈和專一簡直無以復加。他曾親自參加好幾次戰爭，這種戰爭現在常被稱為「帝國主義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數年，他就具遠大的目光，因此使他力排多數同僚的意見趕速準備，當時以及後來數年，他都認為英國應該保持她所贏得的偉大，而這種偉大在他以為是她有權贏得的。

他的最著名的言論見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對德修好」一篇演說中，其辭如下：

「當一個人在作生死之關的時候，他也許會咬緊牙關，目光炯炯。怒與憤從神經通到奮力的臂上。但勝利應該帶幾分溫文的氣派，而以改變態度適於新環境的方法，保持並鞏固由鬪爭所得的收穫於涵養與善意之中。」

這是溫斯東的哲學，也是造成不列顛帝國者的哲學的典型。你可以想像得到：當一個身居要職的人，看到他的國家在大戰之後陷入昏睡狀態，壓力無論怎樣強大的演說和

警告似乎都不能使她醒轉來的時候，這對他的感觸是怎樣。

幾年以前，這些事情早已成爲家語戶曉。溫斯東竭力主張創設供給部、防空講述班、以及在加拿大製造飛機的可行。

他對國聯的信仰堅定而不易動搖；但他知道決議若無權力來執行，則國聯難望在實際政治界發生大力量。

他從未被德國的莊嚴誓言所迷，說她的目的係在和平。納粹德國擴張領土的危險會禍及全球，他看得很清楚，並且在某幾方面因爲他之大聲疾呼這種危險而失人望。當朝野一切優柔寡斷的政治思想家自以爲德國不會作亂，而英國最好辦法是毀滅自己已有的軍備時，祇有溫斯東的呼聲嘶力絕叫，使他們明白真相。

他對世事全貌的見解，永遠是廣賅的。他雖然無時無刻不大聲疾呼，攻擊政府的藏頭露尾政策，但他也未忽視西班牙和中國的戰事，法國和巴勒斯坦的風潮以及阿比西尼亞的被征服。他的論斷簡潔，他的推測正確。



## 一三 他的演說

要瞭解溫斯東名聲的流傳，和他作爲一個議員的重要，我們得研究他的演說——演說的風格和發揮的方法。我們又須研究他作爲一個英國散文著作家的風格，因爲溫斯東·邱吉爾的書，把他的名字帶到許多鮮談政治的家庭。

上次大戰以前有一時期，一個演說者要想獲取下院的傾聽，必須演說得好像他靠演說吃飯一樣。所以演說要獨具一格，是成功的必要途徑，是建立當日政黨政治要角的力量品格的不二法門。溫斯東·邱吉爾入議會時，依然不脫卜凱(Pike)之抑揚挫頓、畢德(Pitt)之高聲疾呼、迭斯拉里(DIsraeli)之乾脆爆裂的風氣。你可以譏議會演說的作風是英雄的、戲劇的。當時的演說，不怕採用滑稽，而毫無忸怩作態。

現在的時代，你得在議院遊廊中豎起耳朵聽取嗡嗡然的話，這種嗡嗡聲多數演說者似乎認爲最適當。因此，當你仰開坐着讓邱吉爾所作演說澎湃的聲浪滾動你輪耳朵裏來

時，就成爲一種快感。無論他在責罵或請求，說到沉痛或快樂之處，他的話都可到達你的耳朵裏，他對他的题目的攻擊，從不使你減少興趣。

他演說時的感人姿勢，也同樣不會使你興趣減少，溫斯東是個有修養的人。他演說過無數次。他懂得如何寫作，也懂得如何演說。句子自己滾出來，每句都有聲有色，每句都具有意義，無論頂點在那裏，都選最適當的字表現出來。

我們且舉幾個例。這裏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作的演說，題目是「休戰或和平？」  
邱吉爾使聽衆想起上次大戰。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壕溝已被填平。犁在西線上面耙來耙去。但大國和附屬依然面對面在每一方列着陣形，而且全副武裝。『全副武裝，』我不是說嗎？他們從來沒有這樣武裝過。每日每夜，熔爐怒吼着，鐵鏈揮舞着，殺人工具傾瀉着——這一切爲的都是增加受訓練的軍隊。治國經世之策是破產了。基督教國的統一成爲笑柄。不，甚至基督教的觀念也被一種新異教所逐。歐洲大國不能再根據新約全書互相呼籲了。遠古獐狎的軍閥已闖入世界。國際信譽，歐洲公法，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豐沃、涵養、進步、廢兵、

變化莫測的社會理想瓦解了。獨裁者騎着猛虎跑來跑去不敢卸下來。而猛虎日益飢餓。」

這篇演辭即使在紙上也是動人的。你可以領會其中的旋律和節拍，可以想像得到從一個——說得溫和些——澈底明白他的任務的人說出來時如何動人心魄。

有人曾經說，要想成功，政治演說家又得是個伶人；那就是說，他把一套事實、數字、和恰到好處的情緒，不應該僅僅喃喃自語。他必須達到聽衆的最遠角，對遙遠左角的人說話，應像對中座的人一樣多。他必須敏感得能夠知道他的聽衆中友敵的程度，正確地把握住從他口中發出來的話的反響。他必須能夠不用扎記演說。過於賣弄姿勢、在講臺上徘徊，以及口齒不清，可以破壞一篇好演說。除此以外，他必須體驗他的動作。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他必須對於他所說的有意義——這裏固然不是討論政客誠意的地方，不過我們可以說，邱吉爾所說的話，沒有人曾經懷疑他的意義。

你一聽到溫斯東的演說，你就不會不吸住他的用字、用句、用幽默的趣味。他諳於在重要的地方停頓，縝密地築成高潮，以及同樣有力的結束。其他演說家好以迅速的調子演說。他們用平淡直白不分輕重的音調。在最緊要的關頭仍無變化。這種作風也還不

差，但須做得卓越，每一下的技巧和研究，都要合於精密的修辭。

邱吉爾的演說最可注意一點是：無論他的用字如何精選，說時如何有力，他的演說決不誇張。他的演說之中具有一種自制的成份，好像悲憤假他力量，達到深入最固執最具成見的聽衆的心坎，使其豁然開朗。請讀他論合併奧國的演辭：

「如果英法周圍的諸國，締結一個莊嚴的互助防禦條約抵抗侵略；如果他們把軍力結成一個你可稱之為偉大的同盟；如果他們召開參謀會議以謀步驟一致；如果這一切都依據，應該可以理直氣壯地依據，國聯的盟約；如果全世界的道德感能夠加以支持；如果這一切舉辦於一九三八年——請相信我這也許是作此舉的最後機會——則我說即使現在你們也可制止這一迫近眉睫的戰爭。這樣，歐洲千鈞一髮的大禍，也許可以消弭。這樣，現在攔住一個大國的猛烈情感也許會轉而對內而不對外，向內爆發而不向外爆發，人類會免除月復一月迫近我們的嚴重試驗。我曾大膽指出一個積極的概念，這概念我相信可以把我國的一切力量聯合起來，沒有這個概念的幫助，你的軍隊不會募足，你的軍火不會製造出來。在我們絕望以前，這個目的，這個計劃，我並不推測而確實具有危險

的成分，請那些反對這個計劃的人好好兒、誠肯地想一想，在一切拋諸東流的時候，如果我們被遺單獨應付我們的命運，則那時將遇到怎樣情形。」

蘭姆塞·麥唐納的拙劣俗論剛巧配合他的思想。鮑爾溫的翻復冗言是他本性最好的表現。上面所引的這些話，明白地表現出最直率的切實性，好像一個正確天真的心所發出來的詩一樣。

邱吉爾的論調並不永遠充實着燥切、華美、和謹嚴。他在議會演辭中的急智，往往引人發笑。他好促醒他的政敵而以長劍的尖端猛刺。當一九二九年保守黨在野的時候，溫斯東大享盛名。他以最豐富的惡語與斯諾頓、蘭斯布萊、甚至首相麥唐納搗蛋，在某次稱麥氏爲「沒有骨頭的怪物」。他與鮑爾溫的不和表示得更嚴重。他認爲這些都不是開玩笑的事。

大家都知道邱吉爾在演說上化了很多工夫。他的演辭結構非常謹慎，有時在朋友面前細心預演。但當公開講演時又不留一絲吃力的痕跡；雖然說起來口若懸河，但並不油腔滑調，而且不論悅耳與否，永遠是值得聽的。

## 一四 在野時代

溫斯東·邱吉爾天性中的若干矛盾，往往令人不瞭解他，而稱他爲「不健全」或「無定見」。有些人往往弄不清楚反映於盛大征服和光榮戰績觀念的好戰精神與他時時斷言的容忍主義與人道主義。前面所引的話足以說明這個矛盾。「怒與憤從神經通到奮力的臂上。但勝利應該帶幾分溫文的氣派，而以改變態度適於新環境的方法，保持並鞏固由鬪爭所得的收獲於涵養與善意之中。」

邱吉爾對於他曾出力助成征服的國家，未嘗不慷慨。我們知道在停戰之後，他主張裝載糧食到那時飢餓得了不得的德國。他對於賠款並未斷斷力爭。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的時候，溫斯東·邱吉爾的事業也告一段落，而不得不改變方向。戰前他做過殖民地部次官，商務大臣，內務大臣，和海軍大臣。

要是沒有戰爭，也許他繼續升到更高的職位。但戰爭終於到來了，世界至今知道一

九一四年時英國海軍實力的雄厚，大部份功勞應該歸於誰。

這時他迅速走向右翼，成爲最熱烈的死硬派。正像他的批評者說，他又開倒車，更證明他毫無誠意。事實似乎是這樣的：當戰爭告終的時候，他的國人似乎沒有能力再作奮鬥來保持他們所戰勝的和平，因此溫斯東對他們失望了；他傾向於那些持他自己的見解的人，而主張保持現狀。

他的第一次厄運於一九二二年到來，他失卻了保持得這樣長久的議席——代表鄧地選區。一九二三年他又參加競選，這次代表西里斯脫，仍爲自由黨員，而又告失敗。

一九二四年，他目擊當時工黨政府太向左傾，不合多數人民的嗜好，於是在十二月選舉中以立憲黨黨員資格代表厄平選區競選。

這次改黨固然使他接近保守黨派，但攻擊他的論調至今不息。爲什麼有人對之這樣興奮，實在沒有理由可言。自由黨和舊的自由思想卽在第一次大戰之前也已有不少改變。一九二四年的保守黨，其意義已與保皇黨不同，而加入爲立憲黨員，對於像溫斯東那樣有君主主義與帝國主義熱情的人，並不是一件壞徽號。

邱吉爾是個天生致力於反對派的人，即使他自己的黨在朝的時候。他不憚批評；他不耐裝模作樣，深明今日國際時事的緊急，所以在他的政黨自欺欺人的時候，不願保持沉默。

但像邱吉爾所作的行爲，無疑地足夠打擊正統派保守黨的心坎，予他們恐怖和輕蔑，因為這班人慣於玩「服從領袖」或「盲人瞎馬」等等流行的政黨把戲。

溫斯東·邱吉爾在二十世紀初年就成爲樞密員。從此他入過好幾次內閣。大戰以後他做過陸空軍大臣（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殖民地大臣（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鮑爾溫請他做財政大臣，這個職位他保持到一九二九年保守黨政府下臺爲止。

一九二二年，他獲得C.H.爵位（Companion of Honour），僅次於O.M.爵位（Order of Merit）。

在一九二四年重選入議會與一九二九年保守黨失權之間的時期，對於爲邱吉爾作傳的人，並不是一個特別有收獲的時期。他在財相任內對於德國賠款的態度，惱怒了許多人。



「我很記得，」他在一九三二年一篇演說中說，「斯諾頓先生在野時對我加於英國肩上的負擔所作的打算，這負擔是因我判斷錯誤的對法義溫和態度而加到英國肩上的。

我永遠認為這些戰債和賠款是一個大患……我永遠認為如果我們不處於肩荷整個負擔的地位，則能夠愈早解脫戰債和賠款與愈少強迫勒索，那末愈有裨於全世界。」

可是他不能鎮定對付他的政府之堅決強硬到底的態度。

他又因企圖採取賄稅而失人望。要不然他的財相任內不會不出風頭。

在一九二六年大罷工期內，溫斯東的態度非常激烈，正像許多人的想像一樣。當時他創辦一份「不列顛報」(*British Gazette*)，其社評使他在極端右翼分子中獲得許多支持者，不然就不會這樣喧嘩地反映出他的名譽。他視總罷工為虛無主義陰謀最黑暗的一種。力言應以武力加以壓制。這是他一生事業中的一個摸不清頭腦時期，他放棄了一個文明有涵養的觀察者的地位而成爲像猛犬一樣的好戰份子。強烈的愛國心和愛秩序心往往使人如此。

溫斯東和他的新首領鮑爾溫從未好好兒合作過。他們倆對於「印度法案」的意見特

別相左。

鮑爾溫和麥唐納都認為印度應被允作將來自治的準備。邱吉爾和許多其他保守黨員則以為這對帝國是個嚴重的打擊。在討論過程中，溫斯東用他手中的一切方法竭力攻擊印度法案。但結果鮑爾溫勝了。

從此以後溫斯東·邱吉爾的演說祇為一個題目所佔據——適當國防的極端重要。當大多數人從事於掩飾跨越英吉利海峽之日增的明顯危險時，邱吉爾盡力使他們相信這些危險是真的。

他奮鬥了許多時候還是徒然，除了少數像他一樣有遠見的觀察者以外，祇有使他更不孚衆望。溫斯東把國際情勢中每一個新發展忠實地呈現於其國人之前，詳細地加以研究，竭力說其重要，以迫切之辭反覆提出警告。

而英國和政府依然不肯傾聽，不肯相信國際花園中的一切不可愛。

在麥唐納的奮鬥不息的「黨內閣及接着兩次七創八孔的聯合內閣中，贊成和平主義的感情很高。當時溫和善意的政客，對於每個人的善意，都具有最美麗的信仰。他們不

相信希特勒會失信；不相信他會擴軍，如果他能夠。當他們聽到他確在擴軍時，他們還是不相信。

他們不高興邱吉爾。他麻煩他們，盡力破壞他們對於人類天性，尤其是希特勒天性的玫瑰色見解。他永遠在他們的泰然自若的信念上澆冷水。

他似乎不能像他們那樣對於他所不高興的事物整襟危坐，閉目不視。

此時讀他的演辭，我們幾乎不能想到著者能在他的呼聲高潮不禁叫喊「我曾經這樣告訴過你們！」但邱吉爾確會表現出他少有的涵養功夫。

在最近所發表的星期評論中，他以基督的態度不把他的批評者為賸。他僅在去年刊他的一卷演講集，名為「逐步集」(*Step by Step, 1936—1939*)，這些演辭不待解而自明。

我們現在看到他不是一個燥切的人而是一個預言家，論斷正確的預言家。如果你不善良人們所講關於邱吉爾的話，你記得他們稱他為好戰者，謠言散佈者，甚至為他取個綽號，稱之為“Tehabod”。去年他在民衆熱烈歡迎聲中回到內閣，這種情緒在近兩年以

來日益增長着。輿論是討厭的風雨表。要使一大羣人明瞭邱吉爾是對的，你得以絕大努力費幾年口舌。

溫斯東·邱吉爾全部歷史中最奇怪的事是：爲什麼人們這樣不信任他？在他過去光明正大的行爲中，那一件使他們這樣不歡迎他？這個神祕是不能解決的；我們祇能憶測；最可捉摸得到的理論大概是如此：溫斯東之所以不可靠觀念，完全由於那些自命爲「消息靈通人士」之欲一筆加以抹煞。

至少有一次，溫斯東·邱吉爾造成了許多敵人——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愛德華八世的退位。溫斯東不是一個好隱藏感情的人，他對於他所愛的年青國王——他的事業他注意得非常密切——的命運，顯然極其悲戚。在他的演說中，他祇論及過去的事；但在私人間凡是熟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內心中鬱鬱不樂。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演說中，他說：

「現在行將告終的一個多事之年，以一位受愛戴的英王之薨開始，而以另一位英王的退位結束。」

「喬治五世的御極，可以完美和諧一語了之。他的繼承者的御極，自始卽告不利；短促的天折打破了高漲的希望。退位雖爲全帝國和帝國每一部份的大多數所允准，究竟造成沉痛的內心創痕，這些創痕得費許多年纔能平復。那些決策定計的人，應該用每一分量來和緩情緒受深刻打擊的人。我們有一個好國王和好王后，在他們周圍，一切應該恢復起來。有限君主政體的制度，對於不列顛帝國和無論住在那裏的不列顛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更必需；對於在暴風雨之日照耀得如此明朗的自由與反對獨裁的觀念，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寶貴過。」

這幾句話可以看出邱吉爾寄與同情的所在；但又可看出他對新王和新后的忠心。

溫斯東不怕任何人，結果就不計利害。其他政客認爲與其礙及自己的事業，毋甯保守緘默，溫斯東卻永遠坦白地說出他腦子裏的話，一些不願他個人的聲望。

請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鮑爾溫在下院所說閃爍不定的話：

「假如我向全國大聲疾呼德國正在擴軍，並說我們也應擴軍，是否有人會認這個民主國家會在那時聚精合力支持那種呼聲？從我的觀點看來，我不能計及那會使選舉失

敗」。

溫斯東對於這篇演說的批評是很可注意的：

「當我初入議會的時候——那已經是將近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所得的教訓是；對於一個開員所加最無禮的指摘是他危及國家的安全和忽視國防而重視選舉，然而鮑爾溫先生卻舉這種政治道德都付諸東流。」

「如果因失職或隱瞞事實而產生不幸，那我們可說這是民主政治先天的弊病，民主政治應該永遠落後獨裁政治兩年。」

說話直率，失於審慎是溫斯東·邱吉爾的優點也是劣點。

他可算納粹最恨最怕的英國人。他們對於邱吉爾的攻擊，激烈和失斯的利亞得無以復加。他們知道他自始觀察他們很徹底，他們一定會奇怪，為什麼像他那樣有力的呼聲會不能被接受，直到後來要接受時已經太遲了。事實也許是：邱吉爾的莊嚴警告幾年來根本未曾一顧，而這些警告又是對英國日漸衰落的情形而發。對於里賓特羅夫，當他在倫敦做德國大使的時候，溫斯東極其厭惡，因為他看得他太徹底了。

「我發現我被戈培爾博士的報紙，標示爲德國的敵人，」他在一九三七年說。「這是不確的。」他接着說到如何在第一次大戰停戰以後他「提議裝十二船糧食到漢堡，作爲人道的表示」；如何在一九一九年陸相任內向最高軍事會議迫切陳辭廢除封鎖；如何「把十萬德軍俘虜在不應釋放的數月以前便主張送他們回國」；如何他反對法國的侵犯魯爾區域；以及如何他「在鮑爾溫內閣中挺身斬斷羅加諾條約的兩端，使德法皆有英國的反侵略保證」。

真的，邱吉爾並不是當時德國的敵人。他是以各種人道方法急於幫助她站起來的人之一。但他是一個納粹主義的敵人，也許英國最有力最堅強的納粹主義的敵人。

你可從德國無線電和戈培爾報紙的宣告中想見邱吉爾是在獨手從事此次戰爭；沒有他英國也許會不出一言而屈服。他們照常落在時勢之後。邱吉爾登高一呼，衆山即隨之響應。滯於明瞭本身地位的英國，現在知道實現終於到來了，磨厲着不致再放棄的武器。

## 一五 戰爭變來

經過二十年神經不安的和平，英國又作戰了。對於我們許多人，經過這幾年未曾宣告的敵對行爲的可怕緊張，戰爭之再度到來，倒是一件解救。我們且來一步一步複述導成目前形勢的事故，並且因爲我們是在講邱吉爾的生平，還得來述他在當時對於這些事故的觀察。

英國幾乎沒有人看到第一次大戰以後德國崩潰的狀態。被人認爲戰勝者的我們，戰後時期過得真倒楣。但被戰敗的德國狀態更要惡劣得多。

初，德國的財政首先被擊得粉碎。瘋狂的通貨膨脹使幣制成爲笑柄，買一塊麵包得用一百萬馬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依然澎湃着。幾乎毫無實權的社會黨政府想安定德國的秩序。

時光一天天過去。到一九二〇年，德國兩個最重要的革命家希特勒和羅姆，日漸擡



頭。但混亂依然繼續着。

這裏我們不想討論導成納粹政權的政治亂局。不過希特勒的上台，的確對於英國極其重要。但是我們也應該說，如果歷史上有所謂不可避免的事，則德國終將有某種形式的絕對統治，實為大戰以後時局必然的結果。

事情對於德國的青年特別惡劣。他們以為他們沒有生活的目的。他們不能贊成幫助社會民主黨政府，而這政府在德國是要算最具人性最文明的了。

青年們大批的自殺，一半為逃避生活的絕望，一半為反抗命運的表示。錢極端稀少。正當工作難於得到。快感還是要有的——都市失斯的里亞地荒淫——而快感對於有些人成爲人生的唯一目的。凡是看到過希特勒執政以前柏林的人，從來不會忘記那裏瘋狂地追求快感的景象，其不可思議實爲世界其他都市所未見。生活似乎過得毫無目的毫無意義。青年好像跳入黑暗中的木偶。

事實上，一切已經準備，只待一支強軍開入。於是希特勒出他以驚人的演說能力向青年講話，告訴他們爲什麼他們不快樂，給他一個人生的目的，給他們一個宗教。因爲

納粹主義是一種宗教，而希特勒是古今最成功的先知之一。

他的呼聲迷住了他們，使他們覺得這裏終於有一個領袖，他會一肩承當他們的一切困難，而對他們的無聊歲月給予一個新觀點。他所要求他們的祇是盲從，這一點他們五體投地似的願意。

如果有人要你下德國人民的顯著民族性的定義，你可以說他們的民族性是服從。他們是天生受人領導、受人統治、受人指揮的。希特勒之得以抗拒西歐民主國家者，在我們實爲墮落的明證。但你得記住德國的人民是永遠如此的。你祇要給他們一個仁慈的、寬容的、和文明的政府，你再也不能在別的國家找到一個比德國人更歡欣，更快樂，更耐苦的種族了。給他們一個發瘋的政府，你會發現許多德國人以這個政府爲榜樣。

這就是一九三二年的情形，我們將加詳細敘述。是年四月十日，德國有一次總統選舉。競選者爲受尊敬的老總統興登堡——在他有生之年，沒有一個德國人會反對他——和新興的國社黨領袖亞道爾夫·希特勒。結果興登堡得一九、三〇〇、〇〇〇票，希特勒得一三、四〇〇、〇〇〇票。

邱吉爾發表演說反對裁軍。他的辭意是很合理的，他說：

「如果你要裁軍，你必須先研究維持海陸軍之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現在有極嚴重的政治和經濟的危險，國際間的互相敵對態度無法加以和緩。如果德法兩國的兵力有任何程度的接近，我應表示萬分遺憾。那些認德法兵力接近為對的或至甚公道的人，根本估低了歐洲時局的嚴重。我可對那些希望德法軍備平等的人說：『你是否要戰爭？』……你希望德法兵力平等，絲毫未合稱道德國人民品格的意義，反之我聽說，他們把德國的軍力置於與法國的平等地位，其前提是此舉如見實施，將使我們蒙受難以測量的禍患。」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德國政府中最後一個溫和的人白魯寧博士辭去了總理的職位，代之者是巴本。七月三十一日，舉行國會選舉，國社黨得票佔總數百分之三七。十一月巴本辭職，數星期後由施萊轍將軍接任。

現在邱吉爾竭力反對允許德國擴軍。他說：

「不要欺騙你自己。不要使吾國政府相信——我敢說他們不會相信——德國所要求

者僅爲平等地位。……這並不是德國所要求的。這些頑強的條頓青年隊伍，眼睛中充滿着欲爲其祖國受苦的光輝，橫行於德國的街道和公路，並不在求平等地位，他們在求武器，而一旦他們有了武器，請你相信我，他們會要求收復失地……」

但英國政府並不相信邱吉爾，至少裝做不相信。同時「頑強的條頓青年」繼續橫行；不大頑強不大年青的條頓民族，想盡種種製造戰爭的方法，忙於施展各種陰謀。

一九三三年初，施萊轍將軍辭職，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組成聯立內閣，任爲總理。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聽到國會縱火案的新聞，世界爲之驚撼，但是一般真正消息靈通的人，卻並不完全驚奇。

這次最悽慘的陰謀，從它的組織者的觀點看來，是無上的成功。當三月五日國會選舉的時候，國社黨獲得了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票，佔總數百分之四四。

同時英國政府向日內瓦提議，世界各國的空軍，應該減到英國的水準——當時英國空軍佔世界第五位——然後再減百分之三三。邱吉爾對這種提議的批評，尖刻到極端。「在目前歐洲的局面中，你能希望法國減削一半的空軍，然後再將剩餘減三分之一嗎？

你會勸她如此做嗎？如果她接受你的勸告真的實行起來，那麼發生危險時你會叫我國站在她一方面醫治她的傷害嗎？」

是月下旬，他又論及德國，這次演說是攻擊麥唐納的裁軍政策。

「……在現在把這個計劃加諸法國，是否爲智我很懷疑。我不以爲法國會得同意。他們一定極其注意德國所發生的情形，以及鄰國有些人的態度。當我們讀到德國的消息，當我們以驚奇與憂慮看到兇暴和好戰精神的橫流，無仁地虐待少數民族，僅因種族不同不保護文明社會中的大羣個人，當我們目擊此種情形發生於世界上天賦最厚、智識最高、科學最發達的強國之一的時候，我們不禁欣幸橫流於德國的兇焰，除了向德國人之外尙未找到其他的出口。」

敘述至此，我們不得不多引邱吉爾的演說。沒有人的演說可以與他自己的演說的新穎和有力相抗衡；沒有人的見解可比他更正確，表現得比他更好。

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發表一次演說，後來收集於他的「軍備與盟約」(Arms and Covenant)一書中，他在該書用幾句話所描寫的英國情勢比多數人用整本書來描寫

更切貼。

「史家自古至今可以看出英國人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使他們付了極高的代價。那就是我們永遠在勝利之後，拋卻一大部份我們從奮鬥中得來的利益。我們所感受的最惡劣困難，非由外來，而由內來；非由工資勞動者的茅舍而來；而由我們永遠存在的某種智識階級而來，他們如果再在我國的文化上加添一些東西，那就奪去了國家許多實力。」

「我們的困難，來自不可寬恕的自墮的風氣，這種風氣是由一部份我們自己的智識分子把我們推進去的。我們的困難，來自一大部份我們的政客之接受失敗主義的理論。除了空泛的國際主義、不切實際的唯物論、和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之外，他們還有什麼東西貢獻？」

「沒有東西可以打救英國，如果英國不願救自己。要是我們對於自己、對於自己的保護和治理能力失卻信仰，要是我們失卻了生存的意志，那我們一切都完了。」

\*

\*

\*

\*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國退出了國聯。三月間墨索里尼提議六月間簽字的英、法、義、德四強公約，失卻了它所具的意義。

在十一月國會選舉中，非得希特勒核准，任何人不得爲候選人。百分之九五的票數投國社黨。

一九三四年二月，邱吉爾爲擴大空軍發表演說。他方言英國應建立至少與鄰國一樣強大的空軍。「我認爲，」他說，「這件事情是完全合理的。我們一向生活於海軍的保障之下。有一支與德法一樣強的空軍——兩者都較我們爲強——是議會應採取、國民政府應該宣布的決心。」

溫斯東對於海陸空軍聯絡的需要，發表過好幾次演說。他指出國防聯絡大臣既擁有最多的消息，而又有一個傳統悠久、深得民心的部爲之支援，則自應負最大的責任，以便應付事變。這話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說的，以後就沒有下文。一年之後，海爾夏勳爵在上議院拒絕考慮任命一兼管三軍的大臣。直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始由鮑爾溫任命英斯基爾士（當時爲檢察長）爲國防聯絡大臣。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大家都知道是歐洲史上最黑暗的一日。希特勒下令暗殺羅姆、海涅、施萊轍、及其他許多被認為陰謀反叛他的人。自晨至晚，逮捕和鎗決從未停止過。巴本在寫字檯旁為戈林所捕，失去了副總理之職而被遣至維也納為大使。這個人像麥唐納一樣，都有「沒有骨氣的怪物」之稱。他曾倒了許多次，但又立起來，而且現在在近東納粹外交巴戲中佔着重要的地位。

七月二十五日，奧國的「袖珍總理」陶爾斐斯博士被殺於維也納。

八月二日，興登堡總統逝世，他是希特勒不敢動擅的唯一人，也是老德意志的最後代表。兩星期以後，希特勒在德國全國舉行公民投票，結果他獲得三千八百萬人的擁護。其餘的德國人民或投反對票或棄權。

由於德國的威脅日益增劇，邱吉爾在十一月又演說促請國人注意防空，其中有一段話是英國人民今日應該都記在心裏的。

「當心！德國是一個出奇制勝的國家。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法國參謀本部不



知道德國有多少後備師立刻可以開到戰場上。他們以為或與二十五個軍團相遇；事實上却超出了四十個軍團。

「我們不應該估低這個最驚人最有天賦才能的國家的軍力，也不應該估低我們會得遭受的危險。」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薩爾區域舉行著名的公民投票。用盡種種方法，結果十分之九的票數主張歸還德國。

現在，政府裏某部份人開始坐起來留心考察。除了邱吉爾以外，也有人批評國防的缺憾了。德國的擴軍開始促成警惕。

是年三月，德國宣布徵兵。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斯德拉薩會議召開。這月以前，西門爵士赴柏林會見希特勒。會見並無收獲。希特勒對於集體安全表示沒有興趣，不願收回剛剛發出的徵兵令，拒絕給與奧國任何保證。斯德拉薩會議於極其騷亂的空氣中開會；結果英、法、義同意保證奧國的獨立。

五月；捷克新聞傳遍世界。當時曾經舉行一次總選舉，海倫爲他的政黨獲得了四四席。政府黨在三〇〇個議席中僅得一四九席。

到這時，要遮飾德國是個對歐洲和平的嚴重威脅，一些沒有用處了。但是還有多人自以爲局勢尙稱良好。

德國繼續向着她的領袖所定目標開步走。在民主國家趨趨不前、虛擲光陰、每次受到打擊祇有微弱地悲感的時候，而那個「最驚人最有天賦的民族」卻不願停止努力於統治歐洲。

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德海軍協定簽字，據此德國被許建造英國現有艦隊的百分之三五海軍。邱吉爾竭力反對政府方面這一突然和危險的舉動。他問，爲什麼要有關於潛水艇的特別條文，使德國被許建造遠較英國潛艇噸位百分之三五以上的潛艇，弄得將來兩國一旦發生戰爭時，用來破壞英國的商航呢？但是禍患已經造成了，我們已有機會看到德國潛艇實力的增加。

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義大利開始對阿比西尼亞戰爭。「我不相信，」邱吉爾說，

「墨索里尼會敢侵犯阿比西尼亞，要是法國不以德國擴軍爲懷，以及我應再加一句，要是英國的海陸軍實力不是這樣弱。」

是年十一月，英國舉行總選舉，政府黨又恢復二四七席的多數。十二月，霍爾·賴伐爾提案風潮掀起，結果霍爾爵士辭去外相職。國聯事務大臣艾登受任爲外相。

一九三六年二月，鮑爾溫向議會宣布他已決定委任一個國防聯絡大臣；國際緊張終於開始澈底被感覺到。

擴軍雖然開始，但速率在邱吉爾看來還是太低，他批評擴軍計劃白皮書的一句話說：

「就現時而論，由於常備軍首先需要擴充工業生產的能力，所以不能同時改裝地方軍。」

「請你想想！爲什麼？這兩軍合起來祇有二十五萬人，而據說我們廣大、富伸縮、能適應、和繁盛的英國工業卻不能同時供給這兩支比較小的軍力的配備！我不願相信這樣一件事！」

從來沒有人的意志，表現得像他那樣堅決過！從來沒有一個大臣警惕於邱吉爾的話過。我們把溫斯東的過去和現在，差不多說得够詳細了；他有毅力、他有先見、他深明現實的事實。他在議會中的歲月，未嘗有一天疲倦過。

我們現在應該講到現在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用武力重佔萊茵蘭，同時立即宣布凡爾賽與羅加諾兩條約爲無效，並向英政府提出德法比三國締結一個二十五年不侵犯條約，而由英義二國爲保證人。

四月五日，英法比三國代表在倫敦召開機密會議，討論德國侵犯法比的可能。

從當時到此次危機，其間接二連三發生許多次危機。或者毋甯說這是一次長危機，祇有很少幾次平靜的瞬間。

一九三六年五月邱吉爾大聲疾呼主張設立一個軍需部。大家都承認英國嚴重地缺乏軍需機構，而這種機構又是迅速實現擴軍計劃所必需的。邱吉爾提醒下院：即使在軍縮作爲口頭禪的時候，保證這些必需品的供給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爲軍縮的提議也許會失

敗。

七月，德奧關係明朗化，德國無條件地承認奧國的獨立。她甚至同意約束國社黨在奧國的活動，及停止「合併」宣傳。

七月底，西班牙發生內戰。

一九三六年真是一個禍患之年。它像夢魘一樣，在英國發生了愛德華八世的退位。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鮑爾溫辭首相職，張伯倫繼起組閣。

六月，邱吉爾批評時事說，去年接受戰爭可能的準備消滅了，大事沒有發生，人們又顛預自得。但是羅馬柏林軸心怎樣呢？他的機遇還沒有到來。

一九三八年是個多事之年。艾登因與新首相政見不合，在二月辭去外相。

三月九日，許斯尼格宣布在三月十三日舉行公民投票。奧國的獨立將取決於人民的公意。兩天以後希特勒遞給他一通哀的美頌書，請他延期舉行公民投票。許斯尼格辭職。德軍開入奧國。合併成爲事實。

接着有慕尼黑黑的九月危機，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危機、七月危機、最後英國在是年九

月對德宣戰。邱吉爾再度入戰時內閣。

他是一個以困難與危險爲樂的人，他用無線電廣播的演說，充滿着狂喜；其鎮定令人爲之心安。他的偉大毅力、他的工作能力、以及尤其重要的他不受習俗拘束的思想，發揮得無以復加。

如果他退休，就會引起任何人的奇怪。在戰爭結束以前，他一定不會辭職的；如果戰爭比我們的預計爲短，他當然會再以和平問題困擾他的國人。

或者他會以餘生坐下來從事著作。在他做其他活動的過程中，他已著了十五部書，其中一部有四卷。最後一部「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應受推荐於一切二十世紀歐洲時事的學者，他的最近兩部演講集「軍備與盟約」(一九三二——一九三八)和「逐步集」(一九三六——一九三九)也應推荐。這些書記錄了從第一次大戰到此次大戰的全部過程，提供了議會政體和英國民族性的許多說明。

溫斯東·邱吉爾的生活變化多端，並且往往風波起伏。他之希望生活更多變化的欲望和能力，至今依然從他的著作和演說中表現出來，根據這種風度的判斷，使他的傳記

成爲現代最有興趣的一部傳記，像這樣的一種生活纔是值得的。

張伯倫在九月三日用無線電宣布德國和聯軍的戰爭狀態，從那時起一切未照任何人的預測。那些以此次戰爭與上次戰爭相提並論的人，完全無所適從。這次戰爭顯然與從前的戰爭不同，沒有一件事情是照老樣的。

但是有一件事在戰爭開始後大家都很明白。那就是德國充分實現了她所表現的盡量多造潛艇的意圖。宣戰以前就有不少潛艇埋伏在航路上，並且立刻動作起來。

但是海軍部並不遲於採取適當步驟，在最初三個月之中，潛艇的確很活躍。十一月九日邱吉爾向下院演說：

「我在六星期前以含蓄之辭向下院所說的話，現在可以以更大的保證重複一遍——那就是我們已經切實控制了潛艇的攻擊……在戰爭最初八星期之中，我們的噸位損失總數，不到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

自從那時以後，船隻頗有損失，如果我們認爲潛艇的威脅，已經減到無足輕重的地位，那是完全錯誤的；但在嚴格的控制和預防之下，我們很可以相信潛艇威脅不會日見

嚴重。

德國海軍至今仍不願公開作戰。固然著名的袖珍戰艦「德意志」號和另一艘德艦曾經擊沉英輪「拉華爾賓地」號——那祇是一艘武裝郵船——但當一艘英國巡洋艦出現追逐的時候，兩艘德艦立即逃去了。德國不會冒險一試她的袖珍艦。

邱吉爾在星期日晚上曾廣播兩次，一次在開戰後一月，一次在開戰後十週。兩次的話都非常激烈——對於那些還想不傷希特勒感情好像他們希望猶有和平解決方案的人，是太激烈了。但是因為和平解決的方案顯然告絕，所以一個開員用那些比我們大多數人所能用的更尖刻的話來發表我們大多數人的思想，也沒有什麼關係。

在十月二日的演說中，邱吉爾認為蘇聯已制止德國向東南和波羅的海的擴張。

他的語調像向來一樣堅強和自信；他的幽默像向來一樣的尖刻。至少一段話可使友邦的聽衆高興：

「皇家海軍已經立即攻擊德國潛艇，並且正在日夜追逐牠們——我不會不帶慈悲的口吻說——因為上帝吩咐我們應該永遠不要離開牠們；而且無論如何要始終勿懈，要勿



離風趣……。」

他又說到護航船平安載到英國的必需品的鉅量供給。他說他希望有一天會得到來，那時「海軍部可以邀請各國船隻加入英國的護航艦隊，以合理的程度擔保航行的安全」。他又警告他的聽衆，他們可以盼望德國潛艇的攻擊，規模比現在更大。「但我們希望到十月底，我們的驅逐機將較開戰之初大三倍」。他所說的話，不像一個窮於應付新職的人，因為雖然他重爲馮婦，但他須有許多新事要學習。

他於是轉到英國正在與之作戰的人這個題目，這裏他的語調沉重起來：

「政府已下命令，作至少三年戰事的準備。這並不是說勝利不可以在短時期內獲得。多少時候可以獲得，要看希特勒先生及其滿手血污腐化陰險之徒能够駕馭馴服不幸的德國人民到什麼時候。戰爭何時開始由希特勒來說，但是戰爭何時結束却不能由希特勒或其繼承者來說。」

對於邱吉爾這些和以後言論，戈培爾博士的報紙源源不絕地加以謾罵，因爲戈培爾久已把他當作英國罪惡的典型。但是他們所能找出來攻擊他的話，在力量和觀點上永不

能與他攻擊他們的話相比擬。

「現在，」他在十一月十三日說，「我四面受到威脅。納粹政府通過中立國向我們襲來。他們造出加於我們頭上的報復的祕密消息，又用他們的宣傳機構吹遍全世界。如果話能殺人，那我們早應死亡了。」

接着他說到希特勒是一個「進退維谷的瘋子」。他又說到納粹：

「當他們今夜從叫囂怒罵、喋喋不休、全身披甲的納粹德國向外張望，他們在全球找不出一隻友誼的眼睛——一隻都找不出！」

在這樣一種唇槍舌戰中，邱吉爾一定會得勝。他有理智和幽默；兩者都是納粹所不具備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張伯倫內閣因聯軍在挪威失利而辭職，邱吉爾繼起組閣。我們很可以推測，在戰爭結束以前，邱吉爾是不會下台的。



## 附錄 邱吉爾內閣閣員名單

- 首相兼國防部長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掌璽大臣 阿特里 (Clement Attlee)  
外交大臣 哈里法克斯 (Halifax)  
樞密院大臣 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不管部大臣 格林伍德 (Arthur Greenwood)  
海軍大臣 亞力山大 (A. V. Alexander)  
陸軍大臣 艾登 (Anthony Eden)  
空軍大臣 辛克萊 (Archiball Sinclair)  
貴院議長 西門 (John Simon)  
殖民大臣 勞合 (Lloyd)

- 財政大臣 伍德 (Kingsley Wood)  
內政大臣 安德森 (John Anderson)  
供給部長 莫理遜 (Herbert Morrison)  
情報部長 德夫古柏 (Duff Cooper)  
商務部長 鄧肯 (Andrew Duncan)  
自治領大臣 卡德柯特 (Viscount Caldecote)  
蘇格蘭大臣 伯朗 (Ernest Brown)  
飛機製造部部長 比弗布洛克 (Petter Brook)  
教育部長 藍斯波丹 (Harold Ramsbotham)  
戰時經濟部長 達爾頓 (Hugh Dalton)  
航業部長 克羅斯 (Renaud Cross)  
運輸部長 里賚 (John Reith)  
農林部長 赫德森 (R. S. Hudson)

蘭開夏郡大臣 韓凱(Hankey)

檢察長 桑麥維爾(Donald Somerville)

副檢察長 周威脫(William Jovitt)

主計長 克蘭般(Viscount Cranborne)

外交次官 白特勒(R. A. Butler)

自治領次官 莎士比亞(G. H. Shakespeare)

殖民主官 荷爾(G. H. Hall)

海外貿易大臣 莊士頓(Harlecourt Johnstone)

贍養大臣 華麥士萊(Walter Womersley)

大法官 古柏(J. M. Cooper)

財政部財務次官 克羅桑克(H. F. C. Crookshank)

石油大臣 勞合(Geoffrey Lloyd)

海軍部政務次官 赫德森上尉(A. V. M. Hudson)

礦務大臣 格倫費爾 (David Grenfell)  
郵政大臣 莫理森 (W. S. Morrison)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每册定價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臨費

原著者

William Buchan

譯者

唐錫銘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78  
771241

730

★ 時代書局時事讀物

★

世界大戰圖解手冊

紐約時報刊行 袁中文 朱滋昌譯

★

德國作戰計劃

龐士教授著 朱慰儂譯

★

凡爾賽以後的歐洲

大衛·羅查 汪衡作序

★

亞洲內幕

約翰·根室著 蔣學楷譯

★

續歐洲內幕

約翰·根室著 王知白譯

★

日美必戰

佐藤清勝著 王知白譯